

故乡的秋

余声

故乡的初秋，阳光没有那么灼热了，当风吹过田野，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，有些叶子已经黄了，但还没有落下来，随着秋风在田边摇摆。菜园里的黄瓜秧变得粗壮了，叶子也黄一片青一片，大的黄瓜不再长粗，小的也不再长大。可喜的是，小小的西红柿与红尖椒都挂满枝头，给这微荒的秋色增添了一丝喜气。

故乡的秋，总会伴着露水。前天仿佛还在暑期里，阳光明媚，吃着冰棍都不解暑，但第二天，院子里东墙上的牵牛花就半枯了，叶子上散着星星点点的露珠，鸡们与狗们打闹时，无意间碰到，花瓣儿就簌簌地落了下来。秋天的露水早上或傍晚的时候最大，倘若去田野里走一走，鞋子、裤脚、袜子都会湿漉漉的一片，也不知道是在哪片草丛里打湿的。

秋收，一般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后，印象最深刻的是收玉米、割大豆。收玉米，一般是在下午，爹说早上的玉米叶子太锋利，还有太多的露水。而割大豆，就要选择在早上了，原因是豆株小，基本上没叶子，露珠自然也会少了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早晨割豆子时，豆角不会炸开，也不会扎手，如果再戴上一副手套，就可以在田里所向披靡了。

天刚亮，父亲就把我从床上叫醒，他吩咐我多穿一点，外面冷，我不听，穿着短袖就出门了。

刚出家门时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尽，偶有鸡鸣声与狗叫声，自然也少不了架子车轮转动的“吱吱”声，那是村民们都在赶早劳作了。

走到村外，雾气很大，能见度只有十多米，只能望见前面走着的父亲与路边两侧的草沟。公路上的车驶来驶去，只闻轮胎摩擦路面的沙沙声与偶有的鸣笛声，但不见其影，像身处一片仙境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田野里的雾还没有散尽，淡淡的晨光从远处照过来，树影拉得老长，伴着饭香的炊烟袅袅升起，但依然看不清村庄的样子。在父亲的催促下，我总算割了一小片，但已经腰酸背痛了，布鞋湿了，裤管也沾满了露珠，脚底板上也有黏黏的泥巴。

露水退了，太阳也爬上了树梢，远处的老村庄与伸向远方的小路也渐渐明晰起来。母亲来了，她拎着用十几年的竹篮子，篮子里有咸鸡蛋、老咸菜、白馒头、米汤……

离中秋节还有几天，姥姥就托熟人捎信说前院的大枣熟了，让我与母亲前去打枣。姥姥的村子与我所在的村子在同一个镇，但相距却是最近的，一个在最南边，一个在最北边。

秋收再忙，也不会跟麦收一样仓促，挤出一天时间走亲戚还是可以的。

爹也跟我们一起去，他从西屋里扛出地排车，卡上轮子，套上老黄牛。车子里铺上麦秸，上面再铺上褥子，我与母亲坐在车里，一路上要颠簸很久才能到姥姥家。

去姥姥家，自然要带上月饼、猪肉等礼品。月饼是提前一星期买的，但要当天去集市上去割，因为当年没有冰箱，秋天的内容

易变质。好在去姥姥家正好路过集市，父亲停下车，留我与母亲在原地等候。

虽然是农忙的时候，秋天的集市依然很热闹，尤其是交易牛羊牲口的，在我们当地叫牛市或者羊市，自然，斗牛斗羊的是最热闹的。吆喝声、打鼓声、羊角相撞的“蹦蹦”声，响彻整个集市，几里以外的村庄都能听得到。

记得，我也曾跟着父亲去集市上卖牛，人们交易的方式很特别。见了面，什么话都不说，看完牛之后，两个人就握手，两只手放在其中一个人的口袋里，这时候也不说话，只是递眼神、点头、微笑。到现在，我依然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名堂。

在姥姥家过中秋是最难忘的。可以吃月饼、吃肉、吃苹果，那是在过年期间才能吃到的东西。至于玩的，自然也无拘无束了，可以在光滑的院子里打陀螺，可以摘满院的夜来香的种子，也可以去隔壁的老院子里偷石榴。玩累了，我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睡着了，姥姥就把我抱在床上，轻轻地为我盖上被单，那时候连睡眠都是嘴角上扬的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，那时的热闹，没想到会成后来回忆里的刺。

没过几年，姥姥、姥爷与母亲相继去世了，母亲是得了种小病，被误诊而逝，姥姥、姥爷是年纪大了，再加上思亲的痛苦，也没活过耄耋之年。当父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姊妹三个生活的时候，中秋节，只有冰凉的几块月饼，饭锅也是凉的。那段日子，在田里割豆子饿了的时候，就吃几口月饼充饥。

于是，在读中学的那些年里，秋天成了我最讨厌的季节，我害怕独自面对空荡荡的灶台，害怕偌大的豆田里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割豆子。面对冰凉的洗衣盆时，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掩面而泣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中学的老师让同学们写一篇关于中秋节的作文，我的作文的名字就是《冷冷的中秋》，当时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，说是要写积极向上的文字才是好的文章。但现在想来，如不是具备真实感情的文章，还算好文章吗？

但长大以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对于故乡的秋，却有了别样的情感。尤其是深秋来临的时候，我却独爱那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秋色。我喜欢独自走在静悄悄的田野里，静静地看村庄的样子，看她上空的炊烟，看她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样子，听那些母亲喊自己的孩子吃饭的声音……

深秋来临的时候，只需一阵北风，田野里的杨树、柳树、榆树便掉光了叶子，树枝光秃秃地指向天空。这时候，田野里已没有了往日的热闹，草枯黄了，沟壑原本不多的水也早已干涸，偶见零星的老者孤独地赶着羊群在空旷的野地里游走。

秋去冬来，一年又一年……

我时常在想，故乡的秋，哪里会有结束的时候呢？它是把整年的酸与甜，都揉进了中秋节的月饼里、姥姥家的枣子中，还有母亲的饭香里。我只喜欢慢慢地咀嚼，慢慢地品味，直到嚼出春天的滋味来。



荠菜

薛金丽

小时候，跟着母亲走进田野，眼尖的我总能率先发现荠菜的踪迹，小小的一丛，嫩嫩的、绿绿的，便惊奇地喊道：“荠菜，荠菜长出来了！”意外的收获，总是让人兴奋不已。蹲下身子，用手沿着根部小心地拔起，生怕将叶子弄散了，一株、两棵，不一会儿，手里就攥不住了。这时候，裤兜兜、衣襟襟便成了最好的工具，一路采撷，直到再也没地方可盛了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。

将采回的荠菜捡去杂草，去掉毛根，再用清水洗干净，变得更加鲜嫩，更加青翠，不由得就想揪一片送进嘴里。那些鲜嫩的荠菜会在母亲手中变成美味的荠菜豆腐汤，喝上一口，鲜美的汤汁在舌尖散开，荠菜独特的清香瞬间弥漫整个口腔，如今想起，满是温暖与眷恋。

当春风刚拂过大地，寒意还未完全消散，荠菜便迫不及待地从土里探出了头。它们是春天的使者，总是最早感知到春的气息的。它们在田间地头，水塘草滩肆意生长，牛羊啃食、动物踩踏好像丝毫不影响它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，给大地铺上一层嫩绿的绒毯。荠菜的叶片就像沾了水的羽毛，边缘分裂还带着锯齿，平摊在地面上，那清新的绿色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生机，在料峭寒风中舒展身姿，如翡翠雕琢。摘一片凑近鼻尖，淡淡的、带着泥土芬芳的清香，瞬间能唤起人们对春天的所有美好想象。

人们常常只关注荠菜的清香与美味，而忽略了它那细碎素雅的小花。春光沐浴下，荠菜四散展开的绿叶发出一种润泽的光泽，中间伸出一根细长的茎，那茎上，顶着无数颗粒似的小花苞，密密麻麻，挤挤挨挨。洁白的小花就从那花苞中一个个脱颖而出，笑嘻嘻地绽放于春天的田野里，微风中总是有着一股淡淡的味道。

荠菜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。凉拌或

是素炒，再不然丢几片在汤里，都极其美味。母亲常把荠菜剁得碎碎的，用开水焯一下，放进小米粥里，加上土豆丁，滴上香油，放一勺盐，熬成和菜饭，味道特别的清香。荠菜馅包成的饺子，咬上一口，汁水四溢，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，凉拌荠菜更是清爽可口，为春日的餐桌增添一抹清新。荠菜还可以做蛋羹、胡辣汤，在细腻的羹汤里，融入荠菜的清香，温暖又滋补。

荠菜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《诗经》里就有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的记载，将荠菜的甘甜与苦菜相对比，可见其滋味之独特。宋代，大文豪苏东坡对荠菜更是情有独钟。他不仅喜爱食用荠菜，还亲自制作出一道“东坡羹”，用荠菜、萝卜和米精心熬制，那种来自乡野的甘甜滋味，让他赞不绝口，并在诗文中留下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”的雅句。

在民间，荠菜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每到春天，人们便纷纷走出家门，去田野里寻找这春天的馈赠。



街角的凉粉摊支起小马扎，瓷碗碰撞的脆响混着醋香飘远，揭开玻璃罩的瞬间，滑嫩的米凉粉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这碗从时光里走来的清凉，是鄂尔多斯人对抗暑热的温柔武器。

鄂尔多斯米凉粉的灵魂在于本地小米。这种旱地里生长的作物，颗粒饱满如碎金，浸泡四小时后磨成米浆。米浆在铁锅的热力中渐渐凝结，从最初的米糊变成绵密的膏状，气泡在浆糊里此起彼伏地炸开，散发出清甜的米香。这个时候，要用“箩子”对熬制后的米糊进行过滤，除去细小的杂质，加入适量沙蒿籽继续熬煮。最后，冒着热气的液态米凉粉便成了。

最具仪式感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摊晾。熬熟的米浆被一勺勺浇在高粱秆篦子（当地人称“片子”）上，每加一勺就要用“刮刀”快速摊开。如此反复叠加六七层，一道晶莹剔透、筋道嫩滑的米凉粉就制作成功了。

微风穿过篦子的缝隙，温热的米凉粉渐渐冷却，凝出琥珀般的光泽。待凝固后切成细条，

草木清气与淡淡米香交融，仿佛封存了整个夏天的清爽。

真正让米凉粉“活”过来的，是那碗独家的汤料。提前焯好的土豆丝打底，撒上葱花、芝麻，再按比例调入食盐、花椒粉、干姜粉，最关键的是浇上一勺炝了扎蒙的热胡麻油，“滋啦”一声响，香气瞬间炸开。还可以依口味加入辣椒、蒜泥、胡麻盐、香菜等辅料，筷子轻轻一拌，凉滑的米凉粉裹上红油与料香，酸、香、鲜，在碗中激荡，令人食指大动。

在鄂尔多斯人的记忆里，米凉粉是夏日的情感坐标。烈日炎炎的午后，一家人捧着瓷碗大快朵颐，汗珠从额头滑下，却笑得格外满足，欢声笑语凉透了整个夏夜。那些关于米凉粉的味道，早已和亲情、乡情丝丝缠绕。

夜色渐浓，最后一碗米凉粉的香气飘向星空。这碗凉透夏夜的米凉粉，是火与候的匠心修行，更是每个鄂尔多斯人记忆里最清凉的乡愁。

今夜，你的梦里是否也飘着米凉粉的清香？

唯有老歌解忧

李美荣



说不出口的委屈、道不明的迷茫，都在歌声里找到了共鸣。不需要刻意解释，不需要强行安慰，老歌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，安静地陪你坐着，让你在熟悉的旋律里把积压的情绪慢慢摊开，再轻抚平。

老歌里藏着最踏实的温柔。它们没有花哨的编曲，没有炫技的转音，却用最朴素的歌词道尽生活的真相。开心时听，是锦上添花的欢喜；难过时听，是雪中送炭的暖意；迷茫时听，是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”的鼓励。那些被反复循环的老歌，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，而是刻在岁月里的精神寄托，是无论世事变迁，都能随时回港的心灵港湾。窗外的世界步履匆匆，新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总有那么些老歌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响起，就能让你停下脚步，卸下疲惫。原来这世间解忧的方式有千万种，而老歌，是最懂我们的那一



孟夏夜

吴玉峰

推窗微启纳风凉，星子稀疏缀曲廊。
笔底波澜由我遣，檐前蝉语入诗章。
三杯淡酒驱残暑，四野银辉映稻梁。
此境偏宜抛俗念，词林妙句散清香。

立秋

梁山

云淡天高远荡舟，翠峰绿野近盈眸。
田蛙玉黍怀堆笑，架上瓜蔬抱籽羞。
瀚海从林枝蘸露，荒原草暗色衰柔。
方知暑热随风去，转瞬清凉已入秋。

七绝·立秋

尚金花

立秋细雨送清凉，硕果风吹遍地香。
且看乡村田野美，斑斓五彩尽诗章。

八一感怀

杨宽明

枪响南天第一声，千年帝梦碎花瓶。
翻身不用金刚手，魑魅当权好杀生。

乡居闹吟

(新韵)

默然

想在乡村有亩田，种花种树种清闲。
小酌秋月观云舞，醉卧春风听雨眠。
篱外犬声惊晓色，檐前燕语入茶烟。
此身甘作农桑客，不向人间问岁年。